

主编 陈跃子

记忆的痕迹

澄海小说30年（1982—2012）精选

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主编
陈跃子

记忆的痕迹

澄海小说30年（1982—2012）精选

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记忆的痕迹：澄海小说30年(1982~2012)精选 /
陈跃子主编. —广州：岭南美术出版社，2014.1
ISBN 978-7-5362-5432-9

I. ①记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21833号

责任编辑：李颖 王效云
责任技编：谢芸

记忆的痕迹——澄海小说30年(1982—2012)精选
JIYI DE HENJI——CHENGHAI XIAOSHUO
SANSI NIAN (1982—2012) JINGXUAN

出版、总发行：岭南美术出版社（网址：www.lnysw.net）
（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：510045）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：汕头市辉亿彩印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4年1月第1版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：33.5
字 数：660千字

ISBN 978-7-5362-5432-9

定 价：48.00元

三十而立（序）

■ 林伦伦

有位著名的潮汕籍作家告诉我：咱们家乡出的文人学者不少，但著名作家不多，小说家尤少。当代的散文家如秦牧、碧野等，全国著名，钢钢的，但有全国影响的小说家，王杏元能算上一个，在当时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上，有一定的影响。其他的，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一个了。这话初听起来我觉得有点绝对，但自己回头再想想，也是的，潮汕籍的当代作家作品，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，也就读过这三位老前辈的。

1985年夏天，我回到汕头大学任教，由于做方言的田野调查工作，我常常跑乡下，尤其是家乡澄海，跑得更勤，也因此与澄海的一帮子文人、作家“打成一片”，后来还被他们封为作家协会的“顾问”。“顾”是经常光顾了，而“问”便问得不多，但“读”却是真的读了不少：一是因为不少澄海文友每有新书面世，都惠赠予我；二是曾经帮助汕头市文联的《潮声》杂志组织策划“伟南文学奖”，每一届都当初评的评委，要通读参评作品；三是自几年前澄海设立50万元的文艺奖以来，也每届都忝列评委名单，也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。所以对澄海的文学创作多少还是有点了解的。那位著名作家的关于潮籍本土作家“散文强于小说”、潮汕人不大会编故事的评价，虽然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，但在澄海，我的感觉却是小说与散文是对双胞胎，一起成长。

我对“澄海小说”留下较深印象的阅读，始于陈跃子的《女人是岸》和厚圃的《结发》。

他们的小说结构清新随意，有着散文式的雍容宽松；故事讲得生动有趣，引人入胜；人物形象活灵活现，呼之欲出；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对话的语境则很有潮汕特色。作为曾经在作家涂抹出来的那片蓝天白云下玩耍过的我，读他们的作品读得如痴如醉，常常不自觉地进入小说情节之中，成为小说中人，偶尔还忍俊不禁，拍腿顿足，喷饭而笑。从这些作品“走”出来之后，我就会想，潮汕文学不但有小说，而且是有好小说的。不过，可能作者大多出自我的故乡澄海这座海滨小城，不太为人所知而已。当我把《记忆的痕迹——澄海小说30年精选》的书稿阅读了一遍之后，更肯定了自己的这种看法。于是，我欣然命笔，为其作序。正因为潮汕本土文学的整体评价是“散文强于小说”，所以我们才应该为小说，尤其是为“澄海小说”鼓与呼。

读完澄海小说三十年的部分作品，我的印象有二：

一是根深叶茂，后继有人。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，就有李伯勤等作者发表于《汕头文艺》的作品面世。此后30年来，每年都有小说作品发表，如春雨绵绵，不绝如缕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，文艺事业也越来越繁荣，文学刊物越办越多。澄海作者的文化水平和创作水平也越来越高，小说作品发表的档次水涨船高，国家级文学刊物屡见不鲜，获得个省级、国家级奖励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厚圃获得的“台湾联合报文学奖”就是个挺了不起的奖项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当年也曾经荣获过该奖项。陈跃子获得的“广东新人新作奖”也是百里挑一的难以得到的奖项。看看这些作品发表的刊物档次，如《新华文摘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等，都是国内响当当的权威刊物，由此也可以推测这些作品的创作水平之高。用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、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等诗句来评价澄海这三十年的小说创作，我想是很恰当的。

二是乡土情结，原汁原味。翻开这本三十年精选的作品，会感到一股带着泥土芳香、带着海水腥咸的浓浓的乡土味道扑面而来：故事背景是我们熟悉的家乡，情节是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，活生生的人物，都是你我熟悉的邻家大叔大婶、阿公阿嬷。作家们我手写我心，故事结构成竹在胸，人物形象信手刻画便栩栩如生。所以下笔从容，流畅自如。看看下面这些作品的标题，也许您就已经能闻到这股乡土的芳香：《最后一次“普渡”》（林培源）、《成人礼》（厚圃）、《牛墟人物赋》（陈宏生）、《小城丽人》（黄仰岳）、《林家大院》（陈宜芳）、《小镇风流》（陈继平）等等。

宋朝的学者、诗人朱熹《观书有感》诗云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；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偏处一方的澄海小城，为什么会文人、作家辈出，像本书《后记》所说的，2013年汕头市作协组织的一场“汕头小说创作研讨会”，被确定为会议重点研讨对象的八位作家中，澄海籍作家居然占其七，而且其中三位竟然是80后、90后的新锐！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澄海的人文环境，就是这样一方生产作家的沃土。一本小小的县（区）级《澄海》杂志，它就是一块小而肥沃的园地，有多少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就是从这里播下文学梦想的种子，而后发芽成长、开花结果；一个小小的县（区），在并不十分

宽裕的政府财政中能拿出 50 万元来设立文艺奖、扶掖文艺事业的政府也不多见。凡此种种，可见这方水土之肥沃，之宜于文学的生长，就像樟林山地之出产丰润清甜的林檎（番荔枝）、隆都沙园之出产酸甜无粕（渣）之杨桃。

当然，如果对“澄海小说”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的话，我还想看到题材更加宏大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。两年前，陈跃子的《针路图》作为广东省重点出版物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引起关注，广东省作协等单位联合为其举办了作品研讨会。这是作家的超越，也是“澄海小说”的跨越，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类小说面世。澄海虽小，但我们有程洋冈、有樟林港、有红头船、有前美乡、有陈慈黉故居，有数以十万计的侨批，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胞，有深厚的人文积累，有群众口头津津乐道的民间传说，有说不完的海盗在海上杀人越货、富商在海外点石成金的传奇，还有说不清的儿女情长之爱与恨的故事……

期望着有一天，我可以一边喝着滴滴香浓的工夫茶，一边读着一本爱不释手的长篇“澄海小说”，或者有滋有味地看着一部由“澄海小说”改编的电影或者电视剧。而后，澄海侨乡便能够像当今的四邑侨乡开平碉楼一样，经过《让子弹飞》的推介而成为“驴友”争相前往的旅游胜地。

期望着有一天，“澄海小说”能像“澄海版画”一样，作为澄海的一张靓丽的特色名片而闻名于全国文坛！

是为序。

2013 年岁末夜静更深
于韩山师范学院傍山居

目录

最后一次“普渡”	林培源 /1
成人礼	厚圃 /20
契阔	厚圃 /28
抱朴斋	陈跃子 /42
江湖	谢初勤 /75
街灯	陈继平 /84
无人看守的道口	陈继平 /90
藤缠树	张淳 /102
回家	陈宜芳 /109
流年	张坚 /118
平凉旧爱	林培源 /124
喜娇	厚圃 /162
兰陵王	张淳 /200
山狗	林昂 /205
我把青春献给你	余维庆 /223
欲望过后	谢娇兰 /234
边缘	谢娇兰 /240
牛墟人物赋	陈宏生 /246
人面桃花	余维庆 /257
静美的秋枫	杨景文 /267
箜篌	林昂 /272
赵林一个人的兴奋	陈继平 /297

小城丽人·····	黄仰岳 /318
林家大院·····	陈宜芳 /330
出轨·····	王晓娜 /340
圣人的溪心洲·····	卢继定 /346
得月楼·····	陈跃子 /357
摔琴图·····	卢继定 /392
女人是岸·····	陈跃子 /402
故乡人物志·····	黄仰岳 /423
小镇风流·····	陈继平 /427
小人物的故事·····	陈少华 /436
珍儿·····	黄仰岳 /445
记忆的痕迹·····	李伯勤 /453
黑水湾·····	陈跃子 /459
生活，终究是公正的·····	陈芳胜 /476
遗产·爱情·血泪·····	卢继定 /490
“骚锣”与“响鼓”·····	陈有德 /506
金刚、金铁和金盛·····	李伯勤 /510
附录1：澄海小说三十年（1982—2012）长篇 小说、小说集出版存目·····	/517
附录2：漫谈澄海的小说创作·····	黄景忠 /518
后记·····	/526

最后一次“普渡”

■ 林培源

清平街是条老街了。街呈南北走向，像根直直的扁担，一头挑起老厝区，另一头挑起郊外，跨过一道石桥，底下就是浑浊不堪的水利渠了。清平街铺着粗粝的花岗岩石板，石板很厚，凿成方形，一块又一块衔接起来，远远看去，石板上被磨得光滑如镜的部分泛着光，好似密密匝匝的鱼鳞。

清平街住的，都是老街坊。他们一代又一代在这街上生活，繁衍，养家糊口，谁也数不清这街上住了多少户人家。街北原是个大池塘，池水常年发绿，一到热天，水质变坏，花花绿绿的垃圾便浮上来，混着水浮莲，把偌大一个池塘掩盖了大半。后来镇政府出钱，把池塘填了，盖了一间崭新的敬老院，余下的地卖给了镇上的人，只留下一道狭窄的水塘。街北于是成了新厝区，与老厝区一步之遥，却是天壤之别：老厝区那一排一排又低又旧的老屋，屋顶盖的是青瓦，因为年月久了，青瓦爬满了青苔，看起来乌黑一片；新厝区建起的这些房子，新的格局，新的外观，白天阳光一照，贴在外墙的马赛克和瓷砖也闪闪发亮，格外惹人注目。余下延伸到水利渠的那些人家，掰着手指就能数过来：开凉茶铺的，修车的，开铺仔卖烟酒兼日用品的，卖农药的，开碾米坊的，还有卖煤气的，这些店铺一家家错开了，间隔其间的，都是些普通住户。

一条臭水沟纵贯清平街，各家各户流出来的污水经过它，注入尽头的水利渠。

在这拥挤不堪却又错落有致的房子中，有一处房子特别显眼，之所以显眼，是因为它和别家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别家屋顶都是水泥覆盖，他们家盖的却是铁皮屋顶。远远看去，银色的铁皮屋顶像覆了一层石灰，白得发亮，白得突兀。屋主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，一张白皙的脸，眼眶凹进去，两颊的肉好像被削了，细长的手臂看不出一根汗毛，人长得高瘦，远看像田里弱不禁风的一杆葱。清平街的人因相生名，都喊他高裁缝，但他本人并不姓高。

高裁缝是从潮州城里迁来的，来时挑了一个担子，一头是上了红漆的方木箱，另一头是个大箩筐，箩筐里蹲着他那睁着一双大眼睛的儿子。高裁缝的儿子那年五岁，人小鬼大，剃了个圆溜溜的光头。他缩在箩筐里，像只猴子，双手攀着箩筐边沿，脑袋时不时伸出来，看看外面，又缩回去。高裁缝的妻子张翠霞手挽一只竹篮，亦步亦趋跟在高裁缝身后，对于未来的日子，她既期待又忐忑。

高裁缝一家来清平街的那年，台风频发。清平街离海不远，一到台风天，整条街的房子就要做好防风措施，年久失修的房子，天井还要用遮阳布密密实实盖好，用绳子勒住，再镇上沉甸甸的大石块，以防大风吹走遮阳布，雨水灌进屋子里。高裁缝花钱买下的这栋老房子，住不到三天，就遭台风肆虐了。台风撼倒了高裁缝家屋顶上加盖的楼梯间，石棉瓦被狂风掀起，不知吹到什么地方了，雨水如注，哗啦啦直灌进来。高裁缝一家被杀了个措手不及，张翠霞把五岁的儿子抱在怀里，儿子对外面肆虐的疾风骤雨没有概念，不知道害怕，躲在怀里还不安分。高裁缝嘱咐妻子，别乱走，我出去看看。于是高裁缝穿了雨衣，趟着从楼梯间流下来的浑浊雨水，出门搬救兵了。

一时间，家里漫了大水。挨着高裁缝家的那根电线杆被狂风吹得摇摇晃晃，一阵风呼啸而过，电线扯断了，电线杆呼啦一声，斜斜砸向高裁缝家。屋顶原本就年久失修，这一砸可不得了，水泥板被砸出一个大洞，砖块轰隆一声，掉入家里，把高裁缝一家人吓得不轻。

这次台风使得清平街损失惨重，伤得最厉害的，要算高裁缝家了。清平街的人都说，高裁缝这回吃大亏了，买了间“漏风”的房子，太不值了。高裁缝听了，知道街坊在取笑他，便故意说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！这话说得文绉绉的，把清平街的人唬住了，大家都说，没想到高裁缝肚子里还有几滴墨水。

台风过境之后，下了一天的雨。雨停了，高裁缝思虑着怎么修好屋子，想来想去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花钱雇人，把六十平方米左右的屋顶都给掀了。清平街的人看这架势，料定高裁缝要亡羊补牢了。谁知高裁缝既没有重新用水泥“浇板”盖屋顶，也没有做其他加固措施，而是请人用杉木做了一个结实的三角形的屋架，顶上覆盖一层厚厚的铁皮板，稳稳当当固定在房子上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家就比毗邻的房子高了，铁皮屋顶看起来像是一顶高帽子，严严实实盖在上面。

清平街的老街坊没见过这么盖屋顶的，都说高裁缝一定是被台风吓坏了脑子，铁皮屋顶还不如水泥屋顶坚固呢，下次台风来了，说不定又会被掀走。高裁缝信誓旦旦地说，这个屋顶是讲究科学的，古人造房子大多尖顶飞檐，他是照着这个原理来盖的，保证安全。后来十几年过去了，高裁缝家的屋顶再也没被台风刮走，清平街的人都暗自慨叹高裁缝有远见。这时高裁缝的妻子张翠霞就会泼冷水了，她说，他哪里懂什么科学，脑子里都是糨糊。

高裁缝的儿子就鹦鹉学舌，也学她妈妈的口气说，脑子里都是糨糊。

张翠霞一瞪眼睛，儿子扮了鬼脸，一溜烟跑开了。

高裁缝给儿子取名常润。高裁缝在家的时候，他服服帖帖，不敢乱跑，也不敢乱说话。

高裁缝一出门，他就蠢蠢欲动了。因为刚来清平街，常润对这里的人和事非常好奇。他想认识新朋友，一个人太寂寞了。街坊邻里的孩子不认识他，他们在巷口玩弹珠，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看，时不时点评几句。常润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，脚上的人字拖脏兮兮的。那几个孩子玩得入神，被常润一打扰，不耐烦了，一个矮胖矮胖的小子打起常润的主意，他吸着鼻涕，挑衅说，借你五颗珠子，打得赢我们就和你玩，打不赢的话就脱裤子！其他几个都附和说，对对，输了脱裤子！常润虽然只有五岁，但是脾气倒倔得很，他拍拍胸脯说，赌就赌，谁怕谁！于是矮胖子用粉笔在地上划了条线，以此为界，又在一米开外划了一个小圆圈，把八颗玻璃珠子放在里面，两个人轮流站在线上，看谁先用手里的珠子把圈里的砸出来，谁先砸出来五颗，谁就赢。常润先来，他个子小，手伸直了还差圆圈一大截。只见他闭上右眼，皱着眉头瞄准，左手持珠子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砸中了，那颗半透明的玻璃弹珠一下子滚出来了。矮胖子一瞧，不屑一顾，走上来，瞄准，也砸中了一颗。伙伴们都给他鼓掌欢呼，好像他势在必得。常润额头下那两撇漆黑的眉毛拧紧了，轮到他，又砸中了一颗。两个人四个来回，不分伯仲，眼看着就剩最后一颗了，常润占了先机，志得意满的，笑嘻嘻看看矮胖子，心想这次保准赢定了。谁知他刚瞄准，准备扔出珠子时，矮胖子就从旁使诈，在背后狠狠推了他一把。常润失手了，珠子非但没有砸到圆圈里，反而滚进臭水沟了。

常润气急败坏，对着矮胖子喝道，你欺负人！矮胖子用手背擦了擦鼻涕，哈哈笑起来，欺负你怎么啦？有本事打我啊！矮胖子仗着人多，一副跋扈的模样。

常润心里害怕，嘴上却控制不住，又骂了句，X你姨！

这下可不好了，这句骂娘的话捅了马蜂窝。矮胖子一声令下，其他三个家伙就围了上来，四个人按住常润，常润力气小，被他们推倒在地上，动弹不得，矮胖子抽出手来，使出吃奶的气力，硬是把常润的短裤衩扯了下来。常润的小弟弟皱巴巴的，垂头丧气挂在那里。矮胖子一看，哈哈笑起来，其他几个人就都盯着常润看，一边看还一边大笑，矮胖子说，阿弟没鸟仔哇！其他三个人就跟着瞎起哄，阿弟没鸟仔！阿弟没鸟仔！

这群孩童的笑声在清平街上回荡，像突兀的音节。

常润挣扎着从他们手中逃脱，一把拉上裤子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，哭丧着脸，狠狠骂道，欺负人，死全家！

对方一众四人，谁也不是好惹的角色，常润话音刚落，矮胖子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油麻石，使着扔弹珠的技巧和力气，狠狠砸了过去。常润来不及躲闪，尖尖的油麻石擦着头皮飞了过去，把耳朵上方的皮削了一块，常润叫了一声，手一抹，上面沾了血，吓得他哇哇大哭起来。其他几个孩子见状，心里害怕，一溜烟拔腿跑了。矮胖子站在那里不知所措，看着常润流血，他的脸也吓青了。这下闯大祸了。常润又气又疼，拼了小命，也不顾痛了，跑过来，使尽力气把矮胖子推倒，朝他肚子上狠狠踹了一脚，两人很快扭打成一团，满头大汗，衣服都给地上的沙土弄脏了。

如果不是路过巷口的修车工阿雄把他们分开，两个不知要打到何时。常润头皮破了，血和头发混在一起，又沾了沙土，灰头土脸的。矮胖子衣服被常润扯烂了，一只袖子裂开，脸被石子刮了几道疤。

修车工阿雄将他们拉开后，两人还像愤怒的小狗一样，恨不得咬在一起。

阿雄厉声喝道，谁家的孩子啊，打得这么架势！阿雄上前去，一只手拉住一个，问常润，常润一脸凶相，气喘吁吁的，话都不说。又问矮胖子，矮胖子说，都怪他，我们不和他玩，他来捣乱，还骂人。常润没想到矮胖子恶人先告状，气得抬起脚，又踢过去，无奈人小腿短，踢不到。

后来这次巷口风波以双方家长的到来而告终。

常润的妈妈张翠霞听闻风声，地拖到一半，放下湿淋淋的拖把就跑了出来；矮胖子她妈也来了，这个高大的女人满身赘肉，看到儿子鼻青脸肿的，一上来就气势压人。张翠霞一手护住常润，劝告对方，先听孩子说。两个人各执一词，争执不下，修车工阿雄摇着一双长满老茧的手说，你们吵下去也没用，把各自孩子领回家，狠狠打一顿，以后他们就不敢了。

围观的街坊中就有人指责阿雄，说，阿雄这话说得不对，孩子打架，怎么能这样教他们？

阿雄撇撇嘴，嘿嘿一笑，没有作答。

两家人不欢而散。

张翠霞拉着常润，气急败坏往家里走，一边走一边厉声数落儿子，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

矮胖子他妈妈朝地上“呸”一声，吐了口痰，骂道，外地人，不知死活！

这话实实在在传到了张翠霞耳朵里，她气得脸色发白。

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初来乍到，要给街坊留个好印象保住名声，她早就和那个胖女人掐起来了。但是张翠霞头也不回，揪着常润的耳朵，气冲冲地回家了。

张翠霞个子不高，瘦瘦的背影在清平街白天的日光下，摇摇晃晃的。

常润到了家门口，还不忘回过头来盯着巷子看，矮胖子的身影已经不见了，只有阳光照着清平街。常润这时才感到头皮被汗水浸湿，刺肉般地疼。张翠霞给儿子涂了红药水消毒，他龇牙咧嘴地叫起来。张翠霞心疼他，又气不过，就骂他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人打架！常润嘴硬，顶了一句，是他先打我的！

高裁缝回到家，一看到儿子，二话不说就拎起藤条，命令常润脱下裤子趴在长凳上。常润不敢看爸爸，只得乖乖地照着做。爸爸手起，藤落，把他狠狠抽了一顿。高裁缝打起孩子来又狠又凶，愣是把常润屁股抽出一道道赤黑的疤痕来。张翠霞劝他，他也不听，一边打一边说，我们家的脸给他丢光了，不打他打谁？这孩子这么野，下次还不造反了？常润哭得嗓子都哑了，却一句求饶的话也不说，只是一直重复，是他先欺负我的！他的哭声尖尖的，像剪刀撕裂了布匹，清平街上上下下，都听得见一阵凄厉的哭声在回荡。

那时临近黄昏，好些人家已经摆好饭桌吃饭了。有的孩子捧着碗筷，专门跑到高裁缝家门口，听他抽打儿子，常润喊一声，他们就扒一口饭，好像常润的哭声可以当菜送饭似的。如果不是张翠霞及时拉住高裁缝，常润不知还要挨多少藤条，他哭得岔气了，胸口起起伏伏，眼睛红红的，趴在长凳上，软成一摊泥。

到了晚上，常润疼得只能趴在床上睡。张翠霞便坐在床边，给他屁股上抹膏药，屁股上的肉破了皮，一抹膏药，疼得常润额头冒汗，一股刺鼻的膏药味弥漫在房间里，常润晚饭没吃多少，这回正撇着嘴巴，闷头不说话。

张翠霞轻轻拍着常润的肩膀，轻声说，你爸也是为你好，以后别和那帮“歹仔”耍了，知道吗？常润听他妈妈这么说，心里委屈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他抹抹眼睛，对妈妈说，爸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张翠霞摸了摸常润的头，笑着摇头，我们怎么会不要你呢？

漆黑的屋子里，只亮了一颗昏暗的灯泡，飞虫蚊蝇冲着黯淡的灯光飞来飞去。高裁缝拉着一把竹藤椅子坐在门口，借着巷口的路灯，一边抽烟，一边听广播，新立的电线杆上，架着一只高音喇叭，村里播音员那把清凉高亢的声音在清平街上回响着：下面播送一项通知……

高裁缝闭目养神，瘦削的脸映着昏黄的灯光，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悲是喜。

之后好几天，高裁缝不让常润出门，把他软禁在屋子里，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大门口。他跟常润说，别乱跑，小心被人拐走，捉住了打断手脚，要当一辈子乞丐的！常润头上的伤口还没好，贴着白色胶布，头发被胶布贴住，看起来好像缺了一角。他迫于爸爸的威严，蹙着眉头，将信将疑。

张翠霞嫌恶地瞪了高裁缝一眼，说道，别胡说了，就知道编些有的没的！

高裁缝笑笑，不理睬妻子的话。

之前和他闹翻了的那几个孩子，还时不时来他家门口，趁常润不注意的时候，往他身上扔沙子。好几次张翠霞都是举着扫把冲出家门来的，那几个孩子腿脚伶俐，见势，老早就跑得不知所踪了。张翠霞气得头上冒烟，站在清平街上，扯开嗓子就骂，下次抓到不阉了你们才怪！

张翠霞骂起人来底气十足，高高的嗓子像一阵风，吹开了盘桓在清平街上闷热的空气。

高裁缝其实心里疼常润，只是不表现出来，俗话说“慈母多败儿”，妻子那么疼溺孩子，他如果不扮演“严父”的角色，以后对孩子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孩子被打重了，他心疼，但拉不下脸来，哪怕只是说几句安慰儿子的话。再说，一家人刚从潮州城里迁来清平街，人生地不熟，生意又没着落，心里愁得很。

现在他每天一睁开眼，看到天光大亮，而妻儿陪在身边，心里便空落落的。

如果不是因为政府要扩建他们那个片区，说什么他也不肯搬，住了几代人的祖屋虽旧，好歹也是祖上留下来的宅业。片区里和他一样不肯搬走的老街坊，铁了心要当钉子户，周边的邻居大多签了拆迁协议，领了钱，老早就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。施工队在片区周边搭建起工地，一块巨大的楼盘广告牌高高竖起，和周遭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。张翠霞也曾劝他，要不签了搬吧？高裁缝不听，他说，阿爹生前和我说，我们祖上三代都住这里，房子没了，我们到哪里落脚？

高裁缝那身祖传的裁缝手艺也是他爹手把手教会的，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那年，他没去参加考试，铁了心要做一辈子裁缝。这门手艺让他在老城里吃得开。他们家紧邻的几条街，过年裁西装的、婚嫁做嫁衣的，大多上门找他量身定做。高裁缝手巧，做工讲究，一针一线都不马虎，因此深受街坊邻里的称赞。张翠霞在抽纱厂上班，一家人日子过得不紧不慢，也

算是能维系生活。

高裁缝本想着一辈子靠这门手艺吃饭，不料近些年裁缝店生意衰落，尤其是新城区一代建起了商业街，新式服装店开了一家又一家，更是大大冲击了高裁缝的生意。除了老顾客偶尔来帮衬外，这一两年再无新顾客上门了。生意稀落的时候，高裁缝就戴着用得发黄的袖套，倚在门口，一副老花镜吊在胸前，眯着眼睛看街上人来人往。因为常年待在店里，很少晒太阳，高裁缝的皮肤要比常人白一些。头发逐年稀疏，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了好几岁。街坊邻居都晓得这位高高瘦瘦的裁缝，都说他人好，不贪财。他就这么守着一方小小的店面，也一直以为，整个人生就应该在这里终老了。没想到这一带被房地产商盯上了，一纸拆迁通知下来，就苦了高裁缝这些老街坊了。街坊们写了联名信抗议，又到镇政府门口静坐示威，但这些举措不见成效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
想到要搬家，高裁缝就头疼不已，他最担心的，还是一家人的生计问题。

张翠霞在抽纱厂上班，一旦搬走了，生活也会断了去路。在城里其他地方，要重起炉灶也不是易事。那段时间，常润行为显得异常，他从幼儿园放学回来，看到邻居们都在忙着摆东西，小朋友也不和他玩了，他就问爸爸，他们要去哪里？高裁缝摸着儿子的头说，他们要去住新房子。常润又问：我们也能住新房子吗？高裁缝犹豫一下，说，能，明天就住新房子。常润一听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背着书包在巷子里跑得飞快，恨不得告诉所有邻居的孩子，他要搬家了。

看着儿子蹦蹦跳跳的背影，高裁缝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黄昏的阳光打在他额头和眼睛上，儿子小小的背影跳跃着，触动了他的神经，他的神情，从此罩了一层阴影。

高裁缝以前是不相信什么命的，但现在，他不得不相信了。清平街上的这间屋子，是靠朋友的关系找到的，屋主一家人好几年前去泰国“过番”了，留下屋子没人住。因为空置太久，家私都蒙灰了。高裁缝以极低的价钱将它买下，屋子里的家具勉强还能用，搬进来后，高裁缝托人把临时寄在朋友家的家具物什一并托运过来。

直到搬家，高裁缝才知道原来家中有这么多琐碎的物什：大到竹床、衣柜，小到雨靴、铜锁。家当不少，但大部分杂乱而寒酸，最为惹人注目的，无疑是那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买的缝纫机了。潮汕话叫“针车”，是他维持生计的机器，金黄色的合板印有木纹，机头点了油，脚踏板一踩动，“针车”就呼啦啦运转起来，那根尖尖的针上下抽动，高裁缝平时就是靠这台针车来缝制衣物，修补杂碎。

针车运转，岁月也跟着悠悠转动起来。

高裁缝曾经用这台针车缝了个书包给常润用，用了穿旧的牛仔裤剪裁缝制。两个裤兜，被高裁缝巧妙地用作书包两侧的袋子，书包看起来粗糙，但每一处细节都考究得很。作为一个裁缝的儿子，有这样心灵手巧的爸爸，常润理应感到自豪。但事与愿违，背着它去上学的第一天，常润就撇下不用了。原因是班上的同学背的是从文具店里买的书包，上面印有机猫或奥特曼，只有他和大家不一样。班上的同学笑他说，常润背的是个垃圾袋。常润气得脸都绿了，处处觉得矮人一截，心里委屈，上课都趴在课桌上不敢抬起头。

常润回家后，扔下书包，气嘟嘟的一句话也不说，张翠霞问他，他才吞吞吐吐地说，我

不要这个书包！高裁缝气得揪住常润的耳朵，厉声骂道，不是皇帝命就别怨龙袍丑！

好像他生气，不是因为孩子不懂事，而是因为他的手艺受了贬低和嘲笑。

现在这台“针车”重又出现在家里，用的年月虽久，但看起来熠熠发光，好似在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。常润并不知晓针车对于他们家的重要性，他恨这台轰隆隆的机器，恨它曾带给他的委屈。有一天，他趁高裁缝不在家，试着把针车的零部件卸下来，他站在针车面前，俨然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针车在他面前像个沉默的灵魂。他在脑海里模拟了无数遍把针车砸成稀巴烂的场景，但是他盯着看了那么久，连动一下也不敢，针车这会儿发出声音了，那声音就像附在常润身上，他听见“咔哒咔哒”声一阵接一阵，在他小小的脑袋里搅动着，他吓得不敢动弹，眼珠子瞪得大大的，拳头紧握，喉咙吞咽了起来，把那股仇恨也艰难地咽进去了。

高裁缝张罗着怎么重新做起老本行，为了搞好邻里关系，方便以后招揽生意，他茶余饭后就四处溜达，背着手，身体微微弓着。他最常去的地方，是阿雄的修车铺。阿雄是个壮黑的汉子，双目凸出，活像金鱼眼，修车的技术在清平街是一流的，人又豪爽。清平街上老老少少，闲了都喜欢待在他那里。修车铺因此变成了乡里常见的“闲间”，大家在那里闲聊，喝茶，下棋，很是热闹。

修车铺加起来不过二十来平方米，空间虽小，但地理位置极佳，挨着巷口，更重要的是，门口栽了一棵高大的榕树，枝叶繁茂，根须倒垂，阴凉得很，所以热天一到，自然就成了乘凉的最佳场所。

修车铺墙面乌漆漆的，地上凌乱地摆满了自行车的零部件：铁钉、螺丝、橡皮圈、扳手和钳子等散落一地。开了一个后窗，光线透进来，屋子里还算亮堂，大小不一的几个轮胎挂在后窗下面。常润喜欢去修车铺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收集一些螺丝钉和铅线，用来捣鼓自行设计的机器人。他看那黑黢黢的几个轮胎，感觉它们变成了方向盘，而这间修车铺就是一辆可以变形的汽车。夜里隐形遁迹，到了白天，它就变回原形，纹丝不动。在常润看来，修车工阿雄的铺子，是一台巨大的变形金刚。修车铺阿雄还是挺喜欢常润的，常逗他玩儿。常润不怕生，眼珠骨碌碌转着，满肚子心思。

高裁缝在潮州的时候，平日除了做工，对象棋也情有独钟。他念过几年书，会看棋谱，下起象棋来，常把对手杀得措手不及。来清平街的第二天，他出来走动，一路背着手看这看那，逛到修车铺，看见阿雄和一位老者下棋。人家战况激烈，他看得入迷，也不管什么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的忌讳，眼见阿雄差几步就要被将死，高裁缝大喊一声：走马走马！

这一喊，把修车铺里其他看棋的人都吓着了，大家看着他，目光里满是嫌恶。高裁缝一脸窘相，很有趣地走开了，走了几步，不甘心，又踱回来，继续观战。高裁缝干站着，有得看，没得下，手痒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一直到天色已晚，高裁缝脚站麻了，修车铺的人陆陆续续散开各自回家吃饭，他这才恋恋不舍走开了。

隔天吃过午饭，高裁缝套上一双人字拖，就朝修车铺走去了。

阿雄认出他了。高裁缝站在门口，打过照面，笑笑，自我介绍道：我叫老胡，刚搬来的，

互相关照啊。一边说着，就给修车工阿雄递了支红塔山。阿雄当时正在补胎，满手油污，在牛仔褲上拍拍手，接过烟，四处翻找，不见了打火机。这时高裁缝利索地掏出自带的打火机，给阿雄点烟。

阿雄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，缓缓吐出来，赞道，好烟，好烟。

阿雄光顾着吸烟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于是咧咧嘴说，我叫阿雄，没事来“滴茶”哩！高裁缝心想，这支烟总算起到了预想中的作用，便也抽出一根，点着了，优哉游哉地抽起来。高裁缝称赞了阿雄几句，说他为人豪爽，人缘好。阿雄听了，哈哈笑起来。高裁缝又问阿雄，这清平街人事风俗如何啊，街上人家大多做什么营生。阿雄迟钝，没发现高裁缝话里的意思，被他一称赞，就哗啦啦把所听所闻都给高裁缝说了起来，以此炫耀他人脉之广，品行之好，不然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乐意往修车铺跑？高裁缝连连点头，顺水推舟就说起了自家的事，末了，感叹道，日子不好过啊！阿雄的同情心被激起来，关切地问道，就没想要做点别的生意？高裁缝说，我这双手生来摸惯了针线，其他的，怕一时做不来啊。阿雄表情困惑，为什么不继续开店？这一问，正中高裁缝下怀，高裁缝露出为难的表情说，我刚来这里，人没认识几个，就怕开了店，没人帮衬。阿雄一听，弹掉烟头，目光耿直，说，这样吧，你开铺，我帮你宣传，不出两天，清平街的人就会知道我们有个好裁缝的！

高裁缝喜出望外，抽出一支红塔山，这次不等阿雄收下，直接塞给他了。

通过阿雄，高裁缝知道清平街上哪些人阔绰，哪些人抠门，哪些人富有同情心，哪些人自私自利。只是短短一番对话，高裁缝就对清平街上的人事风俗了然于心。好像他自幼就在这条街上生活，这些经由阿雄口中出来的人物，他们的脸、他们的肢体，甚至包括他们说话的方式和眼神，全都跃然眼前了。

那天下午，修车铺陆陆续续来了人。昨天那个下棋的老者把棋局摆开了，这下高裁缝抓住时机，过了一把棋瘾，并借此机会，和街上的人熟悉熟悉。

常润自从被他爸爸教训了一顿之后，身上的野性似乎给藤条抽光了，整天垂头丧气的，也不爱搭理人。人家骂他，他不回应，人家扔他沙子，他只是躲开。那几个孩子三番四次来挑衅，都不见常润有什么反应，他们于是到处说，高裁缝的儿子傻啦，是个憨仔。

张翠霞担心儿子真的落下什么毛病，心里害怕，和儿子说话也小心翼翼，拿腔捏调的，生怕激起儿子的反感。她赶一趟市集回来，买了几颗水润饱满的蜜桃，削了皮，洗干净，递给常润吃。常润爱吃水蜜桃，但这回看见水蜜桃，他并没有露出馋嘴的表情，接过来，轻轻咬了一小口，就吐了出来，厌恶地说，不甜，不好吃。张翠霞听了，满脸疑惑，以为常润是故意的，就说，哪里不甜啦？我尝下。张翠霞拿过常润手里的水蜜桃，咬了一大口，果肉一入口是香甜的，嚼了几口之后，喉咙竟然一阵发苦，呛得她皱起眉头，“呸”的一声，把嘴里含的都给吐了出来。张翠霞不信邪，又咬了几口。这一次她确信了，那水蜜桃果真如常润所说，一点都不甜，不好吃。

张翠霞吩咐儿子不要乱跑，气冲冲拎起装在塑料袋里的水蜜桃，准备去找卖水果的算账。

路过阿雄的修车铺时，张翠霞听见那里吵吵闹闹的，张翠霞没在意，迈开步子继续朝前

走。这时，她听见修车铺里有人吵了起来，有人恶声恶气骂了句，不想下就别下，滚出去！张翠霞起初并不在意，这街上天天有人吵架，不稀奇。她现在脑子里只有那几颗发苦的水蜜桃。她想，今天真倒霉。常润这几天反常，就连买几个水果也给人骗，生活呀，就是一颗发苦的水蜜桃！

她停下脚步，直到看见一个身影被人从修车铺一路推了出来，她这才恍悟，那人不是她丈夫还是谁？

原来高裁缝下棋有个坏毛病，喜欢长时间思考，迟迟未落子，仿佛不拖延一下，就会增加输棋的风险。以前在潮州城里的时候，裁缝店生意稀落，他无所事事就和别人下棋。那时下棋不在乎输赢，只是为了消耗时间——他有大把时间可以用来挥霍。他曾痴痴地想，如果这时间可以拿来兑换金钱，他也不至于落魄至此了。没想到这次在修车铺下棋，他的坏习惯犯了众怒，和他对弈的人是个火爆性子，碰上高裁缝这种软磨硬泡的性格，自然受不了，于是脱口而出，不想下就别下，滚出去！

这句话传到了张翠霞那里，她痴愣愣地站着，仿佛被人施了定身术。

高裁缝一抬眼就撞见张翠霞，他掩饰不住脸上的尴尬和无奈，对她苦笑起来。就是这个在阳光下苍白无力的笑，让张翠霞瞥见了 he 身上的落败和窝囊。这感觉，和吃到发苦的水蜜桃一样，胀得她喉咙刺痛。

她站在原地，面露难色，仿佛站在面前的，是个陌生人。

片刻之后，她清醒过来，装作视而不见，手里攥紧那袋水蜜桃快步走开了。

她离开的背影，就像一片轻盈的落叶。

修车铺的人撞见了这微妙而戏剧性的一幕，以为有好戏看了，一个个扭过了脖子，朝着大街上看。然而大家并没看到期待中的对峙，没有谩骂，没有吼叫，什么都没有。

高裁缝站在街上，像个迷了路的孩子，忘了刚才被人羞辱，也忘了处心积虑想要通过阿雄来拉拢生意的想法，甚至记不起，他为何来到清平街了。

这个瞬间令他沮丧不已，他成了一个健忘症患者，记不起生来为何事了。

大榕树投下了铜钱大小的光斑，一晃一晃在跳动，刺得他睁不开双眼。他反复回味张翠霞刚才的表情，想要从中揣摩出一点意思来。张翠霞变成了一个解不开而沉默的谜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个和他朝夕相对的女人，也变得陌生了。

生活开始向高裁缝一家人显露出它腐坏的一面，是从张翠霞狼狈而归开始的。卖给她水蜜桃的摊主坚持认为，水蜜桃没坏，新鲜得很，更别提会发苦了，是人都知道，水蜜桃是甜的，怎么会苦呢？张翠霞反驳，不信你来尝尝？明明是苦的嘛！水果摊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下巴处有一颗硕大的肉痣，她不服气，拿过水蜜桃，解气似的，狠狠咬了一口，咀嚼一下，再大口地咽下去。吃完，她鄙夷地看了张翠霞一眼，炫耀中带着威胁：我就说过，水蜜桃怎么会苦嘛！你嘴巴没问题，难道脑子有问题？张翠霞气不打一处出，大声道：明明是苦的！不信让别人来尝！水果摊主说，你走开，别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！

两人很快争执起来，张翠霞气急败坏，把手里那袋水蜜桃狠狠扔在水果摊上。水果摊说